



自剖越深
活得越真

我想改变自己的风格,不想做恶人,好心不得好报的事我不想干了,我想走温情路线。导演对我说:“小乐子你听好了,你只有邪恶,孟非才能仁慈。”过一会儿,孟非悄悄地和我说:“你要是仁慈的话,大家会觉得今天的节目你没来。”我哭了……

为了让自己在节目中保持良好形象,现在的嘉宾在拍短片时都善于

08

我只能做恶人

包装,很多人强调自己孝顺、喜欢小孩。嘉宾朋友的评价都经过嘉宾的同意,他们强调这个男人最大的缺点就是“重色轻友”。这个评语多到令人作呕。

一个卖红酒的小伙子在节目现场说,他不喜喝红酒,做这个生意只是为了生活,我喜欢这个兄弟说真话。有太多的人连红酒杯都搞不清楚是什么,为了显示自己的小资情调,在短片中手捧红酒轻啜一口,面色凝重地朝向窗外,显示其很有文化和深度。我从来没听见有人说自己喜欢喝二锅头,就拼命地装吧。

某女子那日突然变得神勇,在节目现场对男嘉宾说:“我听一位影视导演说,男女关系有三种:第一种是没关系,第二种是吻的关系,第三种是性的关系。请问你想要什么关系。”在场的编导花容失色,不知该女子遇见的是什么导演。男嘉宾很窘迫,我赶忙帮腔说:“如果你敢,现在是第一种关系,下台是第二种关系,今晚是第三种关系。”该女子面红耳赤,哑口无言。

有一个女嘉宾在节目中说,女人有“青苹果、熟苹果、烂苹果”三种:第一种青涩可爱,含苞待放;第二种成熟妩媚,风华正茂;第三种落于土壤,回归自然。当时我对她说,女孩是否成熟,要

看她面对曾与她有过瓜葛的男人时,是否仍能泰然自若,如果能泰然自若,是熟得不得了的热啊。

有的男嘉宾是在看节目时被某个女嘉宾迷住了,特为此女而来,殊不知节目是提前几周录制的,等到来的时候这个女嘉宾已被别的男嘉宾牵走了。但迄今为止,我没看到哪个男嘉宾听到此讯坚持撞墙,或长啼之后悄然离去。我看到的是男嘉宾愣了一下,就开始继续物色新的目标,发现有很多好女人后,男嘉宾便喜气洋洋地全身心投入其中。

朋友的表弟发短信问我,台上某性感女嘉宾是否还在,他的意思是如果该女嘉宾还在,他就准备上来把她领走。我回复:“小兄弟,你此刻荷尔蒙过多,要记住胸大不能当饭吃,奶水总有喝干的一天。若你三个月后还能念念不忘,再来找我不迟。”

在节目现场,有人说我宣扬不正确的价值观。我的原话是:“如果你们结婚是错误的,离婚可能对大家都是解脱。”为了所谓形式的完整而死死相耗,耗到两败俱伤,这不是崇高,而是打着自我牺牲的旗帜行愚昧之实,最终伤人伤己。可惜很多人不愿听真话,只想听舒服的话。

观众的心理是希望看到男女牵手,

但有些台上的人自己内心不一定愿意配对成功,那只是观众的一厢情愿而已。配对不成,给他们写邮件的场外观众更多,下台后的机会也多。所以观众大可不必为他们担忧,当你为某男扼腕叹息时,说不定他心里正美着呢。

现在的男嘉宾和早期来的男嘉宾,在心态上有很大不同。现在越来越多的男嘉宾把参加节目当成人生的体验,他们将参加这个节目作为自己人生最重要的梦想之一,他们是来圆梦的,找女人只是其次。

为何有些男嘉宾总要坚持选择心动女生,自取其辱,甘撞南墙?原因有以下几个:1.生活总要努把力;2.自己与众不同,别人死是因为他们没水平,自己会与他人结果不同;3.实在不喜欢旁边两个女生,带下去不好交代,还会丢失更多场外可能牵手的机会;4.向大众表现自己对感情无比专一。

一男嘉宾用令人感动的自制短片和钻戒,在节目现场向已离开他的女嘉宾求婚,被该女子拒绝。感动不能当饭吃,此招已经不灵了,感动太多就像习惯性流产。有时我们与其说感动他人,不如说是感动自己。另外,“没有你,我定活不下去”之说,多出现在小说中。

(摘自《本色》乐嘉 著)



关注生存
关注养老

“我爱北京天安门,天安门上太阳升”,是由新闻媒体宣传出来的,《新闻联播》是在北京播出的,奥运会是在北京举办的,春节联欢晚会是在北京演出的。北京在庆芬心中,是一种象征,是一场梦。但她没想到,她刚到梦里来就被人惊醒了,好在有女儿红艳陪伴,即便住旅馆她也愿意。

“妈,我们今天去故宫还是去长城?”一大早,红艳就兴冲冲地问。她请了年假,准备陪妈妈把北京城玩个遍。

19

游玩中突发意外

“哪个便宜?”庆芬问。
“妈!”红艳抱住妈妈的脖子说,“今天能不能不提钱呀,放开玩就是了,我买单。”

庆芬笑着说:“不管你买还是我买,还不都是辛苦钱,过日子不算计不行的。”

红艳说:“妈你又来了。”

两人合计了一下,由于日程短,红艳妈又有些晕车,所以只好坐地铁去北海公园玩。临出发时,庆芬问红艳要不要把倪俊也叫出来一起去玩,反正他在家也是闲着。

红艳说:“算了吧,看到他我就来气,还是我们娘儿俩玩吧。”

两人坐上公交车,坐到一半时庆芬晕车了,有点儿想吐。红艳很着急,说要不先下车吧,庆芬却要坚持。

售票员赶忙递过来一个塑料袋,说:“要吐往这里面吐,别吐到地上。”可是还是迟了。庆芬哇的一声,把早晨吃的饭全都吐出来了。红艳赶忙道歉,又帮着打扫。好不容易到了站,母女俩下了车,买票进入公园。庆芬在公园里呼吸到新鲜空气,渐渐地也没有那么恶心了,两个人就在湖边走。

湖里有船,红艳要划船,庆芬拗不过,只好由着她。交了钱,两人上了脚踏式的船,红艳自认力大,摇摇晃晃便把船蹬离了岸边。可就在船走到湖中间的时候,庆芬却猛然觉得头晕,身体

不由得往前倒。红艳吓坏了,赶紧从座位上起来,跳过去想要扶住庆芬,哪晓得那只小船经不住这样的震动,左摇右晃,仿佛地震了一般。

红艳大叫救命,但还是不忘去扶妈妈。等庆芬一抬头,红艳惊叫了一声,她看见庆芬的鼻子在流血。

“妈!”红艳慌了神,她马上给倪俊打电话。

半小时后,倪俊、红艳带着孙庆芬来到了医院急诊室。

过了一会儿,医生从诊疗室里走出来,摘掉乳黄色胶皮手套。倪俊和红艳赶忙围上去问情况。

“谁是病人家属。”医生问。

“我是,我是她女儿。”红艳说。

“没有什么大问题,病人以前做过鼻窦手术,伤口一直愈合不好,现在已经止住血了,但仍需要观察。最近一段时间注意不要抠鼻子,也不要做剧烈运动,情绪要保持稳定。”

红艳又陪着她妈找医生咨询了一下,才离开医院。倪俊找好了出租车,三人上车准备回家。

倪俊坐在副驾驶座上,红艳和庆芬坐在后座上。

“别住宾馆里了,今晚还是住家里吧。”倪俊说。

红艳半晌才说:“就怕家里住不下。”

倪俊说:“谁说住不下,就你说住不下,你跟妈睡,我睡客厅,我年轻,

没事。”

倪俊这句话让红艳深感欣慰。虽然倪俊没本事,但他有这份心,红艳觉得嫁给这个人也值。

“家里还有云南白药,回头我给妈上点药,红艳你明知道妈身体不好,还带妈去划船。”倪俊一向不爱说话,现在居然活泼起来,车厢里欢声笑语,庆芬几乎忘了自己的病。

“早干吗去了,你要早有这个心,妈也不至于这样,你要是个孝顺女婿,就应该赚钱、买房,把妈接过来好好孝顺。”红艳心直口快。

倪俊沉默了。他能说什么?他何尝不想买房,哪怕只付首付款,让他每个月还贷也好啊,他宁愿做一个幸福的房奴,离开那个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家,搭建一个小家庭,过自己的小日子,可他做不到。工作了几年,他的存款别说买房了,就连辆一般的汽车都买不到。

他也想给红艳一个自由的空间,他爱红艳,也有自尊心。但眼下看来,他实在是无能为力。

上午10点,倪老太太坐在藤椅上晒太阳。她闭着眼睛喊:“二琥,二琥,我的药怎么还不给我拿来?”

二琥慌忙从外屋走进来,轻拍老太太的背说:“妈,瞧您这记性,药早吃过了啊。”

(摘自《熟年》伊北 著)